

我們是一家人：臺灣同志父親在跨國生育中的策略性常規化決策

We Are Family: Taiwanese Gay Fathers' Strategic Normalisation Decision-Making in
Transnational Reproduction

Jung Chen

Published in 2024

(中文摘譯：吳青軒 2025/06/05)

摘要

由於臺灣法律的限制，臺灣男同志若想成為父親，唯有透過跨國的輔助生殖技術與代理孕母才能合法生育子女。本研究探討這些同志父親的生育策略與其背後的理性思考。研究資料來自對 53 位同志父親的深度訪談，以及對一個 LGBTQ+ 家庭協會的參與觀察。我運用社會學中的「以生育為透鏡」的方法進行主題分析，以釐清社會規範如何影響男同志對生育的理解與實踐，以及他們如何透過這些實踐促成對家庭建構的新理解。研究結果顯示，同志父親們意識到異性戀規範社會中「理想家庭」的樣貌，並建立了一套策略以正當化自己的生育決策，並賦予自己的家庭建構行動意義。他們透過肯定使用第三方生殖的決定、選擇由誰提供精子、以及篩選具特定特質的卵子捐贈者，來塑造自己的同志父職角色。他們也重新思考「親屬關係」的意涵，透過創新的方式來實踐親密與家人的連結。本文主張，臺灣男同志是透過「策略性常規化」(strategic normalisation) 與「選擇性差異化」(selective differentiation) 這兩種動態過程來成為父親。這不僅鞏固他們在社會中的接受度，也展現出多元酷兒家庭建構的可能路徑。

1、前言

在臺灣，LGBTQ+的生育權仍未完全落實，尤其在本文撰寫階段，已婚之同志伴侶仍無法共同收養與其無血緣關係的子女。因此，跨國尋求第三方生殖成為男同志伴侶唯一的選擇。本文探討：臺灣同志父親如何運用多元策略，在異性戀規範性普遍的社會中正當化自己的生育歷程，並在其中為同志父職尋找立足之地。

2、文獻回顧

酷兒家庭如何創造關係性（relatedness），重新建構家庭邊界，是相關研究的重要課題。尤其在生殖技術進步的條件下，男同志伴侶也得以參與其中。但是，這類研究對非西方地區的同志父親仍付之闕如——由於法律限制，臺灣同志父親的成家過程與西方國家有顯著差異，他們大多是透過跨國的第三方生殖，而非無血緣收養的方式成為父親。本研究欲以臺灣為案例，探討同志父親如何透過策略性正當化來回應跨國生育與父職的挑戰，並提出一套分析框架，有助於未來在其他社會文化脈絡中進行男同志父職經驗的比較與研究。

同志父親以創新且彈性的策略來正當化其生育決策與家庭組成方式，從而打造出一條不同於異性戀常規的父職道路。為了分析同志父親使用第三方生殖技術建立家庭的策略，我採用「以生育為透鏡」的研究方法，分析生育活動反映出的社會規範與變遷，並以此來分析同志父親的生育決策與策略——「策略性常規化」（strategic normalisation）與「選擇性差異化」（selective differentiation）。本文探討臺灣同志父親在四個生育決策面向上的實踐：選擇跨國代理孕母、決定精子提供者、挑選卵子捐贈者、以及在同志家庭中對代理孕母與卵子捐贈者的角色定位。對每一行動的分析揭示男同志如何為自己的選擇提出理由，並為其家庭組成爭取社會認同。我主張，臺灣男同志在走向父職的過程中，不僅經歷「策略性常規化」，也展現「選擇性差異化」的實踐。

3、研究方法

自 2021 年至 2023 年間，我參與超過 40 場實體與線上的活動，包括親職工作坊、生育研討會與支持性團體，這些活動由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舉辦。我共進行 53 場深度訪談，受訪者包括已成為父親者（22 人）與準父親（31 人），

其中 52 人自我認同為男同志，1 人為處於同志關係中的雙性戀者。此外，我也透過電子郵件持續追蹤部分關鍵受訪者的後續情況。參與者的招募策略多元，包括在網路論壇與我個人的社群媒體帳號上張貼招募資訊，以及透過我合作的組織協助推廣。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建立於 LGBTQ+ 社群的信任基礎上，我對他們慷慨分享生育歷程的行動深表感激。

所有受訪的同志父親皆擁有學士學位（5 人）或更高學歷（其中 6 人具醫學背景、8 人擁有碩士學位、3 人擁有博士學位），他們多自認為自己屬於臺灣中產至中上階層，從事領域包括科技、金融、教育、學術界、醫療產業與臨床醫師。同志父親的年齡分布為：31–35 歲（5 人）、36–40 歲（2 人）、41–45 歲（9 人）、46–50 歲（5 人）、50 歲以上（1 人）；準父親年齡則從 30 初歲至 50 多歲不等。在所有受訪者中，有 43 人已婚或處於穩定關係中，另有 10 人為單身。他們選擇的生育目的地主要為美國（40 人），其他地點包括泰國（3 人）、俄羅斯（1 人），以及尚未決定者（9 人）。

4、研究發現

首先，同志父親們針對不同地區的代理孕母的倫理性，發展出不同的正當化論述——策略性常規化美國代孕的道德性，選擇性差異化其他地區的商业性代孕。其次，傳統家庭血緣與繼承的論述，被同志父親們援引為尋求代孕，或是單身同志父親延續血緣關係的正當理由。再者，同志父親們也創意地決定應該由誰提供精子——由經濟資源多寡決定誰是精子提供者，或運用策略性正常化的方式，透過雙姓讓孩子與兩邊家族都建立起親屬關係；同時，他們也進行選擇性差異化，與異性戀家庭做出區隔，強調血緣並非唯一的家庭連結依據。卵子捐贈者的選擇，同樣涉及常規化與差異化的策略。部分臺灣同志父親們選擇白人捐贈者，並以經濟考量、酷兒家庭本來就存在多元樣貌作為正當化的理由。他們也援引主流種族論述，避免選擇來自東南亞的卵子捐贈者以迴避潛在污名。最終，多數同志父親所育有的「白人與漢人混血兒」，便是他們在策略性常規化與選擇性差異化之間來回調整的結果——主流社會對於理想家庭的想像不時浮現其中。

最後，同志父親們重新定義卵子捐贈者與代理孕母在其家庭組成中的角色

——刻意避免「母親」而將代理孕母稱為「好心的阿姨」、發展一套酷兒家庭的正當敘事、拿捏與代孕者的互動界線來控制不威脅父職的家庭邊界、刻意淡化卵子捐贈者在基因親緣上的重要性，並與代理孕母建立更深刻的情感連結。這樣的策略也透露出，同志父親們在生育過程中，從單純強調生物血緣的正當性，逐漸過渡到一種更為複雜與精緻的「酷兒親緣關係」建構。

5、 結論

整體而言，男同志在家庭建構過程中運用「策略性常規化」與「選擇性差異化」的動態過程，一方面，他們創造出新的親屬關係實踐方式，靈活動員與生物遺傳連結相關的論述，並選擇具有特定種族特徵的卵子捐贈者；另一方面，他們也借用既有的社會規範，為「親屬連結」與「家庭」賦予意義。男同志同時透過常規化與差異化兩種策略來構築同志父職家庭，並強化與孩子、伴侶、原生家庭及選擇性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

本文主張，同志父親透過常規化與差異化策略實現父職身份。他們懷抱著對未來孩子樣貌的希望、敏銳感知基因連結的有無、並有意識地規劃不同卵子來源的可能情境。他們所選擇的生育途徑，脫離異性戀主流關於生殖與親屬的規訓劇本。過去的男同志往往選擇逃離家庭，彷彿註定沒有生殖未來；如今，同志父親選擇「離家是為了返家」——他們遠赴海外，只為帶著孩子回到原鄉，重新與家庭建立連結。他們想像孩子在臺灣茁壯成長，與家人分享生活點滴，並透過論述替自己的生育選擇賦予創新而有說服力的正當性。

總結來說，同志父親的策略，一方面創造挑戰異性父權家庭想像的潛能與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們的酷兒生殖實踐亦可能再次被納入生物遺傳與家族延續的主流話語，成為被社會接納的正常化歷程之一。本文同時提出「策略性常規化」與「選擇性差異化」這一組分析架構，期望能為其他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同志父職研究提供靈感與方向。